

土默特史料

第二集

第二十集

土默特志

7

史会

土 默 特 史 料

第 二 十 集

土默特左旗土默特志编纂委员会

一九八六年六月

封面设计 张 广 纶

封面题字 (蒙文) 乌云毕力格
(汉文) 文 浩

土 默 特 史 料 (第二十集)

土默特左旗土默特志编纂委员会编辑

土 默 特 左 旗 印 刷 厂 印 刷

一 九 八 六 年 六 月 出 版

1 · 3 0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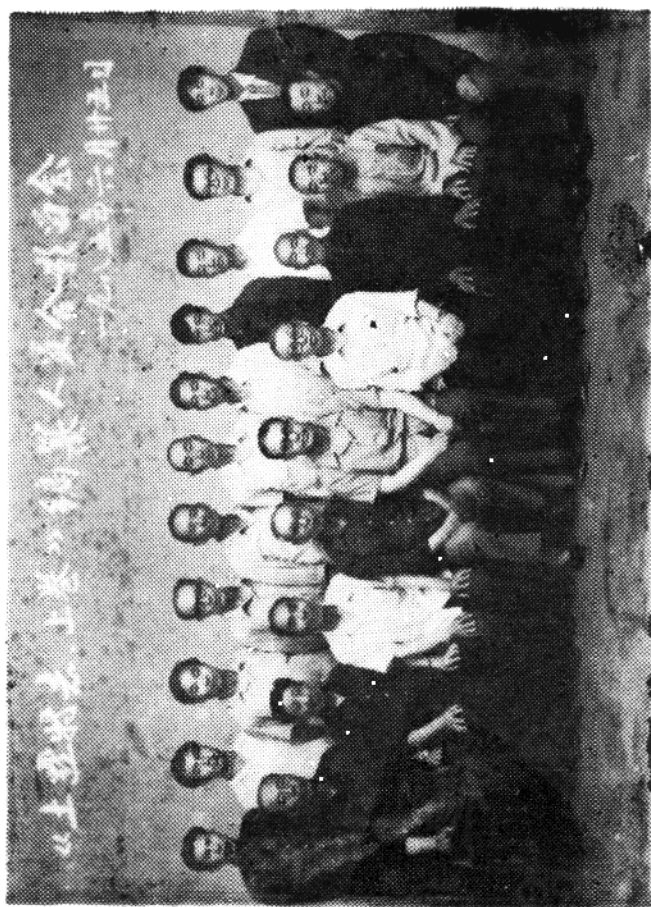
呼和浩特市北门

孙秀川提供



呼和浩特市大召正门

孙秀川提供



《土默特志·上卷》编纂人员合影于一九八五年六月二十五日

目 录

走错了门

——我是怎样走上文学创作道路的……云 照 光 (1)

在海福隆将军起义的部队里……………云 继 光 (64)

义师能奋万人心

——内蒙骑兵第十一师政治工作回忆

……………李 文 精 (85)

英雄的部队 优秀的儿女

——解放战争时期内蒙古部队史梗概

……………苏 曜 (109)

关于《土默特史料》的订正意见……………贺 寿 祺 (125)

从蒙文《阿勒坦汗传》看17世纪初土默

特部的历法……………珠 荣 嘎 (157)

东西土默特关系述略……………奥 登 (174)

蒙元时期土默特地区的行政建置和

经济发展……………孟 广 耀 (186)

“庚戌之变”议

——兼谈明蒙关系……………晓 克 (214)

敕勒歌与敕勒川……………孙 秀 川 (258)

对音库尔·班弟达一世传……………翁 斯 德·公格纂写 (269)
呼和巴雅尔 译

呼和浩特寺院概况

——查无量寺等所有寺庙始创记
……………呼 和 巴 雅 尔 (282)

土默川的“二人台”与老双羊……………巴 靖 远 (288)

走错了门

——我是怎样走上文学创作道路的

云照光

(一)

每一个人都有一部自己的历史，我虽然《走错了门》，但路总算一步一个脚印地走过来了。怎么走的？有什么教训？有什么要交待的东西？好，先从呱呱落地说起吧。

我的家乡在阴山下、土默川，黑河边。这里河流纵横，土地肥沃，是塞外鱼米之乡。原先是一望无际的大草原，也有森林、牛羊。蒙古包散布在黑河两岸、青山之下，人口稀少，是天然的良好牧场。因为它在阴山南、黄河北，又是直通关里的咽喉地带，是历来兵家必争之地，直到解放前，战火连年，从来没有个太平年。虽然有了王阳君、三娘子，呼韩邪单于，但他们只能起到临时的，一个阶段的作用，战争彼伏此起，没完没了。这里是匈奴，突厥的根据地，以后圣祖成吉思汗统一了蒙古族各个部落。忽必烈建立了大元帝国，土默川就成了蒙古民族聚居的地方，成了蒙古民族休养生息的地方，成了塞外疆场。

原先以牧业为生，后来因为和关里是近邻，互开贸易市场，并有文化交流。后来从关里来了一些汉族兄弟，帮助种

菜、种地，解决了粮食、蔬菜，也兴办了学校，汉文、汉语开始传入。后来，就不是民间往来了，有了满清的屯垦，阎锡山的屯垦、军垦，土默川才由牧业区变为农牧业区，由单一使用蒙文、蒙语，变为学习蒙文、汉文，蒙汉语混合使用，往后溶化过程很快，逐渐以学汉文、汉语为主了，因为通用的主要文字是汉文，生活习惯也开始改变了。

我出身在一个贫寒的蒙古族农民家里，正是民国十八年的大旱之年。父亲为人正直，忠厚老实，一辈子勤劳务农，流血流汗，当牛做马，把我们兄弟姐妹七人拉扯大。我母亲除了干家务活，还得种地、割草，辛苦了一辈子，最后被迫讨吃要饭，总算把子女们抚养大了。在极端困苦的情况下，父亲借债让我和三兄云晨光俩人上私塾，总想让我们有点出息，在人生的道路上闯出一条路来，有个好日子过。父亲的想法就是：累断筋骨，也要设法培养一、两个有出息的子女，穷人也有望子成龙的念头。

子女多，负债累累，生活实在维持不下去了，父母含泪把我过养给我舅父云来栓。云来栓在包头“老一团”当连长，是一员猛将，他同情革命，掩护地下党员，常参加地下党员的会议，受到了党的教育，是一个为人厚道、讲义气的军人，在一次剿灭土匪杨猴小的战斗中阵亡了。舅母王鱼鱼是个精明能干的农妇，心地善良，我到他们家后不久舅父就死了，舅母对我很好，但因为我是去继承财产的，这引起了舅母家里人的忌恨，对我百般虐待，我在六、七岁的时候便跑回老家，再不去舅母家了。生母再穷，也是身上的一块肉，回到家里天天喝糊糊、衣不蔽体，也是高兴的。

从此，我放牛、放马、搂柴、割草，中午去大黑河摸

鱼，每天总能摸到几条鱼，用麻纸包住放在灶火里烧熟吃，这是最上等的生活享受了。到了冬天，拾粪、捡柴，有空就和小朋友们玩打仗，有司令、有参谋长，就是没有政工人员。每人骑个麻杆棍子，当战马，用麻绳拧个小鞭子，挥鞭策马，乘“马”冲杀，很威风。也有胜败，胜者骑在败者身上，败者权且当马，手脚都着地，跑一阵子，也就拉倒了。有时玩娶媳妇“过家家”，四个人八双手。搭起来就是一台轿，在手搭的轿上坐着一个几岁的小女娃，男娃娃用手卷成一个园筒，用嘴吹起了喇叭，不一会儿就把小“媳妇”娶过另一个画地为屋的“家”里了。很热闹、很开心、很幼稚，因为到底是为什么要娶“媳妇”，谁也不知道，只是模仿大人们的样子，做象征性的玩耍罢了。最感兴趣的是捕鸟，有时候整天在酷热的三伏天里，头顶太阳，爬在那里捕鸟。红、绿、兰，各种颜色的鸟，凶猛的“胡扑楞”，比姆指大一点的“串树林”，都是捕捉对象，有时用铁夹子，有时用扑网，上边拴一个蚰蜒或蝼蛄，引诱鸟儿从树上飞下来，或从渠道跑过去扑食，只听“咔”一声，鸟就擒了，我们就立即跳出隐蔽地，飞快地跑过去把鸟取出，真是痛快极了，比得到珍宝玉器也高兴。在捉到鸟那一阵子，世界上什么都不存在了，只有漂亮的鸟和我们一群天真无邪的孩子，欢歌笑语从小树林传出，传的很远，很远。

还有一件高兴的事是听讲故事。我们村有一户蒙古人家，父亲叫老喜元，儿子叫补音，因为头上有一头疮疤，大家叫他秃补音。他们父子是讲故事的能手，中国古典文学名著《红楼梦》、《三国演义》、《水浒》还有一些侠客小说如《七侠五义》、《小八义》和一些神鬼故事，他们父子都

能背诵如流，能成本大套的讲下来，一本书讲十几天甚至几个月。劳动之余，在豆腐房、长工室，马圈里围下一群人，听他们父子讲故事，讲到深夜始散。小时候有一种信仰，对故事中讲的神奇的人物，信起来很认真，很崇敬。我心里常常想：能长上飞毛腿，飞起来，想去哪里一阵子就飞到了，那有多好。如果能把自己隐身起来，让别人看不见，自己能看见别人，那多么有意思。对书中的故事，虽然五花八门，千奇百怪，鬼神交混，都能记得很熟，对一些绿林好汉，神奇人物，很是崇拜，他们的形象深深地印在我幼小的脑海，有时在玩“打仗”的时候，也模仿这些人物去冲杀，故事对我的影响很大，包括迷信、神话故事，因为那时我是很迷信的。

记得在六岁的时候，听大人们说邻村三两村出了一个姓郭的老道人，已经成仙了。这故事传得很快，可以说深入人心，家喻户晓。说的是三两村郭老道心地善良，一心想救济穷苦人，为他们多做好事。在麦收季节，人们很忙，一天之内几十家请郭老道帮忙收割，这几十家人家，家家都请到了郭老道，小麦很快就割完了；在大秋作物锄地忙的时候，几十家又都不约而同请郭老道帮忙，又同时家家都请到了郭老道，地很快锄完了。只要是哪家有困难，请郭老道去就解决了。据说郭老道做好事到了期数，一个冬雪天，他一人独坐小庙后边的只几林畔，慢慢就冻僵了，鼻孔流出的鼻涕也冻硬了，变成了玉石，忽然，轰隆响了一声，郭老道腾空而起，飞上天空去了。全村人立即烧香磕头，说郭老道成仙上天了，有的老人边烧香边流出了眼泪，喃喃自语：“郭老道，好人哪！”

成仙上天，在我的幼小的心灵深处扎下了根。我从小怕鬼、怕神，但又想成神。我们村有“顶大仙”的，就是人喝上茶，说狐狸仙附在身上了，胡乱说一顿，讨点香灰之类的药，免灾去病。我常常在那里看“狐仙下凡”，当以为真，真是迷信到家了。听了郭老道的传说，我一心想成仙，想飞上天。这年冬天，十冬腊月，下了一场大雪，我偷偷跑在水井的南边，庄重地跪在雪地里，面向北，闭起双眼，双手合十，为了象郭老道，故意挤出两筒鼻涕来，让它冻成玉石柱子。跪呀、跪呀、跪了有一个钟头，手冻红了，脸快冻紫了，鼻涕冻成冰了，气也快喘不过来了，小便也憋的受不了啦，还飞不上天，成不了仙。怎么办？是不诚心吗？不是，是缺点什么窍门吗？成仙怎么还有窍门呢？罢、罢、罢，成不了仙，不要冻死了，我只好起来了。路走不动了，慢慢迈开腿，僵直地向前挪了几步，这时热血涌上来了，赶快走回家，家里虽然没有火炉，只靠用柴火烧炕取暖，但一进屋觉得世界上再没有这么暖和的地方了，从此也就打消了成仙的想法。故事听多了，幻想也多起来，脑子也闲不住，想看书，不识几个字，最多能背诵个《三字经》，就磨着让别人多讲几个故事。这样，在我幼小的心灵里就产生了一个根本达不到的欲望：长大我也能讲故事，我也能编故事多好呀。

从小受点苦，多点灾难，对以后所走的道路也是有影响的。“三岁看大”，“七岁看老”，虽说绝对了一些，也未必都是这样，但从小形成的性格、胆识，爱好却是一辈子都是起作用的。开始我很胆小，父亲让下窖取山药蛋，怕窖里有蛤蟆就是不下去。能跑则跑，跑不了宁挨一顿打也不下

去，这个任务基本上由我老实、厚道，胆大的三哥晨光去完成了。三哥护我，只要父亲预备打我，他就一句话不说，跳下山药窖，让我在上边接筐子。有一次我们放牛，来了两只狼，以为是狗，大一点的孩子惊叫起来：“三条腿走路，是狼，狼来了！”我听到喊狼来了，扭头就跑，让大孩子喊住了：“不能跑，蹲下，有牛，不怕它！”我一边藏在牛背后，一边眼盯着狼，果然，狼见人多，又不跑，又不惹它，又不怕它，就向我们瞅了几下，向北跑了。我对狼也不那么怕了，因为它不象大人们说的那样可怕。夜里到邻居家玩，回家只有几步地，但一个人走路，总觉得身后跟个东西，听人说这就是“鬼”，心里越想越怕，身后真的好象有东西跟着，连回头看都不敢看，慌慌忙忙走回家，当关门的时候还要紧走两步，生怕被“鬼”抓住。后来夜里走路走的多了，胆子也大了一点。有一次我一个人在杂草丛生，高粱艳红的时候，我才八岁，竟然走了二十多里路。那是我没有衣服穿，一个人去舅母家要衣服，正好舅母不在，大舅不但不给，还吓唬要打我，我一气之下，就又走了二十里路，赶黄昏时分返回塔布赛村了。我回村的时候我姐姐在房子上瞭哨，她已瞭了半天了，不时哭着对母亲讲：“这会儿还不回来，狼吃了？土匪抢去了？走迷路了？……”母亲也哭。看见我象“英雄”似的回来了，全家高兴，村里人夸奖：“七、八岁的人一个人一天走几十里路，好样的”，“到处都是土匪，山上常下来狼，他不怕，有胆子”，“这小子有能耐。”我听见很高兴，但又瞎后怕，真的碰上土匪、碰上狼怎么办呢？不过，打这以后，胆子比过去大多了，听完故事回家虽然还有鬼跟着，总比过去走的稳一点了。也敢回头看看到底有没有鬼跟

着，走路也敢打口哨了。

有一天，土默川地下党工委书记贾力更同志（他是蒙古族、广东农运讲习所学员，后去蒙古学习，回国后做地下工作）到我家了，因为他挑着货郎担，大家叫他贾货郎。晚上和我父亲谈了半夜，第二天上午又到村街卖货，我和另一个伙伴拉马正要出去放马，贾力更同志逗着说：“你们敢骑马？”我们俩同时说：“那还用问？”他说：“你们俩比比看谁跑的快，我给谁大豆、麻糖吃。”说给吃大豆、麻糖，我们很高兴，就跳在光脊梁马背上，他喊了一声：“跑！”我们就放开缰绳，赛马开始了。我恨不得让马飞起来，下决心争个头功，在马屁股蛋上抽了两鞭，快马加鞭，马跑得更快、更猛了。正在向街南转弯，马一个躲闪，把我从马背上摔下来了。几个小时昏昏沉沉，全身疼痛难忍。大豆、麻糖没有吃上，倒弄了个脑震荡，这给我一生中记忆力不太好，脑神经不太好，种下了祸根。但从此，我的胆子反倒比过去更大了。

没过几天，父亲说：“晨光、照光弟兄俩先去吧，别的弟兄们等长大了再去，后天就走。跟上老贾去找云泽，没错。日本人欺负咱们，国民党指望不上，德王给日本人办事，只有走这条路了。”母亲哭着不让走，父亲很坚决，因为父亲心里明白，我叔叔云浦也是本村的老地下党员，早和我父亲把一切情况都讲了，母亲不知内情，当然不同意，后来父亲说明白道理，母亲妥协了，答应去一个大点的，把我留下。父亲说：“让他们走南闯北去吧，兴许还有个出息的，跟共产党学点本领，省下在家里受气、挨饿。”母亲只是哭，再不说话了。是啊，老三晨光才不到十三岁，老四不到

十岁，是在父母身上割一块肉，能不伤心吗？父亲骨头硬，知道就是下了横心，说两个弟兄都去延安，都去找云泽学本领去吧。

第二天就要走了，晚上全家都不说话，有一种沉闷、痛苦又无可奈何的心情。还是母爱伟大，母亲把家里仅有的一只鸡杀了，不声不响地烧火炖鸡。鸡煮熟了，母亲端上炕，不懂事的弟弟用手去抓，被母亲制止了，她说了一句：“让你三哥、四哥吃，他们要走啦”就泣不成声了。三哥和我哪能吃下去，也跟着哭起来，铁石心肠的父亲也流泪了。但他还是安慰着说：“又不是去死、是去学习，到讲道理的地方去，不哭，我说个笑话。”父亲是硬撑着说话的，为的是减少全家的痛苦。革命哪有保险的？过了几年父亲因家中埋藏和延安搞通讯联络的地下电台，掩护了地下党员，被叛徒出卖，日本宪兵包围了村庄，父亲病重卧床，让打死了；三哥云晨光在部队当指导员，因寻找掉队战士，和敌人遭遇，十二个人打到弹尽食绝，把枪毁掉，无一投降的，全部壮烈牺牲了；大哥是蒙汉游击队的首批队员，在一次完成侦察任务时，被日本鬼子俘获，严刑拷打，没有任何口供，在狱中快死了，全村蒙汉乡亲联名保释出狱，回家几天就去世了。革命没有牺牲是不可能的，这是后话。只说父亲在全家哭泣声中要讲个故事，谁有心听下去呢？母亲怪怨父亲：“孩子明天，一早就要走远路了，不知道何年何月才能见到面，还有心思讲什么故事，父亲不说话了。这晚谁也没有睡，一直守到第二天黎明，父亲到要去延安的同志们家一一告诉，马上出发，我们村共有十几个人，都是亲戚套亲戚，很快就集中出发了。我们都手拿镰刀，化装成割麦子的，先到小里树附

近一个村里集中（还有别的村里的十几个同志）。要问当时为什么去延安？参加革命有何感想？很简单：随大流，跟亲戚去，找云泽，能过好生活。”楼上楼下电灯电话”，还有，学本领，不受人欺负。当时没有共产主义思想。我个人还有个学好本领回来报仇的事，大舅对我太公不公平了，还打过我。还有什么理由呢？没有了，因为那时我还天天尿炕呢，能懂什么革命大道理呢？

真要走了，真要离开故乡了，真要离开父母兄弟了，就不象前几天嘴硬了，心里很难受。我勉强把一支用胶泥做的“盒子枪”埋在门前的粪土底下，想着将来回来再取出玩耍，埋完“枪”以后，真想大哭一场。要离开小朋友们，看不到门前的水井了，看不到东边的小庙了，不能在大黑河里耍水了，不能扑鸟玩了，不能和慈祥的父母在一起了，有点不想走了。但好热闹的童心驱使我还是加入了去延安的洪流中，离开故乡塔布赛向西出发了，父亲送我们走了二十多里路，母亲在大热天赶上来了，死活要让我 and 三哥回去，说等大一点再去，孩子太小了，出去受苦、得病怎么办？谁照顾他们？父亲又做了一番说服工作，一同走的都是亲戚，不必担心，有个好歹，由他们照料。弟兄们多，走了两个还有四个，让他们到好地方去吧。母亲赶路走得急，生了病，再不能走路了，也不能强硬把我们带回去，又安顿了几句，流着泪返回去了。当晚我们到了小里树村云泽的舅舅家，奎璧（刘卜一）贾力更、张禄等地下党的领导同志都在这里，还来了十几个青年人，有男有女，还有个穿伪蒙军服装的军人，一看是我的叔伯哥，他是来护送的。晚上开会，贾力更同志讲了参加革命和抗日的大道理，讲了延安是共产党中央所在地，去那里要好好学习，

学好回来抗日、革命，还讲了明天偷渡黄河的事。我听懂了一半，从此对抗日、革命、延安的含意，入了一点点门，这是向革命的门迈出的第一步，也是向康庄大道迈出的第一步。

(二)

去延安的路上是艰辛的，但又是快乐的。

二十多个人集中起来从敌占区封锁线行动是危险的，所以贾力更同志决定：分成三人一组、五人一组，拉开距离，装扮成割草的、走亲戚的，拦工的。贾力更同志和向导在前边走，约定好，遇有岔路口，就把一节高粱杆削尖，放在应当走的路上。在独儿坝西南碰到日本的大马队，我们荫蔽在庄稼地里，等鬼子过去了，才又按预定计划继续向黄河渡口四先生天子前进，争取当夜偷渡黄河。快到达目的地了，有个十字路口没有放高粱杆标志，可能是让走路的人随便捡去了，另一个带队的老同志张禄和我们几个女的、年岁小的在一起行动，当即决定不走直道，绕道去目的地。有俩位同志没有经验照直道走了，正好走到伪蒙军准格尔旗小河套驻军营房附近，被伪蒙军捉去了。黄昏时分，大家都到了四先生天子，村长是同情我们的人，让我们住在一个有两间正房的老乡家，还有三、四个人住在东边一家老乡家。清查人数少了俩个人，贾力更、张禄同志当即决定，吃完饭，趁有月光照明，连夜过黄河。但正在吃饭，突然来了两个伪蒙军，把枪口对准我们，喊了一声：“不准动！举起手来！”贾力更同志在这一带名声大，他如果被敌人逮捕，我们这些人的